

## 说不完的莫扎特

### 纪念莫扎特诞辰 250 周年

赵鑫珊

爱因斯坦拉得一手好小提琴。他最喜爱的作曲家便是莫扎特。因为只有天才才能真正理解天才，激赏天才。

有人当面问爱因斯坦：

“死亡意味着什么？”

“哦，死亡就意味着再也听不到莫扎特音乐啦！”

1756年1月27日，莫扎特诞生在奥地利的萨尔茨堡。今年世界许多地方都在这一天举行了音乐活动。因为今天他的曲子还在安慰亿万人（不分种族、国籍、男女和处的时代）的灵魂，给他们以安宁、和谐、甜美和鼓舞。我就是被安慰的一个。许多年，我伏案握笔写作到深夜，用的背景音乐常常是莫扎特。当响起慢板乐章，我就会缓缓地放下笔，抬起头，看看窗外夜空的星星，对这位作曲家心怀感激之情。这时候，我就会想起陶渊明的诗句：

“其人虽已没，千载有余情。”

所以我怀念莫扎特，感谢他，并不限定在某年某月某日，而是一年四季，不分白天黑夜，也不分刮风下雨。

纪念莫扎特有各种形式。演奏他的作品，通过媒体，把他的音乐传播世界每个角落，是主要形式。因为音乐是听觉的艺术。但这还不够。还要出书，发表研究论文，写纪念文章。因为莫扎特是说不完的。人性说不完，所以莫扎特也说不完，因为他的音乐还是旋律化的人性，是人性的优美回响。

远的不说，二战以来这半个多世纪，全世界有关他的传记（包括他的书信集）和研究论著至少出了百种，千种。

今天在我的书架上，除了他的一些乐谱，便有8本关于他的书：E.BPom《莫扎特》，1946年，英文版；

H.Mersmann 选编《莫扎特书信集》，1972年，英文版；

W.J.Turner《莫扎特：其人及其音乐》，1938年，英文版；

E.Lauer《一位未被认识的莫扎特》，1958年，德文版；

《如果莫扎特写日记》，1955年，德文版；

W.Hildesheimer《莫扎特》，1982年，德文版；

吉田秀和《莫扎特》，1972年，日文版；

E.Schenk《莫扎特》，1990年，德文版。这最后一本（共661页）写得很详尽，扎实，作者Schenk是莫扎特同乡，1938至1971年任维也纳大学音乐学教授，是研究莫扎特的专家。该书一出版问世，第二年便重印。最近我的德国朋友告诉我，为了纪念莫扎特诞辰250周年，该书已推出新版。

在日本，莫扎特音乐的发烧友特别多。据说吉田秀和的《莫扎特》也在最近推出了新版。

在西方有门学问叫“莫扎特学”，就像我们“红学”。仅有关莫扎特的《年鉴》便有多种，研究论文很专，很细，包括莫扎特的病和他的死因，以及通过DNA鉴定，企图确定莫扎特头骨的真伪。

在当今世界，比起研究拿破仑、希特勒和爱因斯坦的传记来，有关莫扎特的书只会多，不会少。因为这位天才作曲家的作品今天还活在我们中间，成为我们的同时代乐曲，他的音乐同我们的心脏在一起跳动。这种共鸣现象使我想起谢灵运的两句：

“谁谓古今殊？异代可同调。”

在我的书架上，还有我自己的一本专著《莫扎特之魂》（1996年，上海音乐出版社，529页），总共印了4万册。

在书中，我说过，如果要我用一个汉字分别来概括贝多芬和莫扎特音的乐艺术世界，我就会用“力”字以及用“和”字。莫扎特音乐的精髓仅一个“和”字，而贝多芬音乐则是一个“力”字。

这个“和”字对中国人是非常亲切的。所以中国人从骨子里很容易接近莫扎特，并视其为至爱亲朋，他乡遇故知。指出这一点，是我撰写这本书的主题和着眼点。

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，有几个关键词，“和”便是其一。

《吕氏春秋》有言：“凡乐，天地之和，阴阳之调也。”

说得多到位，多高屋建瓴，真是一语胜人千百！我以为，这也是我们中国人感受、把握和理解莫扎特音乐的一把钥匙。

经常受到他的音乐陶冶，人格会健全、和谐，少病态、分裂。——这也是我本人将近半个世纪的体验。一般来说，我有两个赵鑫珊：一个较好，另一个较坏。当我同莫扎特在一起的时候，好的赵鑫珊便占上风，坏的赵鑫珊即受到压制，逃走了，不敢露面。

培养、铸造和谐的人格和人生是莫扎特音乐最大的伦理功能。这属于修身的范围。

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是构建和谐世界、和谐世界的好路线。

没有和谐的人，何来和谐社会？看来，对于21世纪的中国和整个世界，莫扎特音乐都具有现实意义。

在书中，我特别推荐他的钢琴协奏曲慢板乐章。因为“和”的味道特浓。

中国古人有言：“琴者，禁也。禁邪归正，以和人心。”

说得多到位啊！又是一个“和”字！